

龙言峭语

## 你一定要比我幸福

珍妮弗·洛佩兹曾经打过一场官司，要求法院禁止她的前夫奥贾尼·诺亚以营利为目的透露他和洛佩兹“亲密关系的细节”。后来，洛杉矶高等法院公布了一项初步禁令，奥贾尼·诺亚准备出书披露洛佩兹私生活的计划随之破产。

她与诺亚相识时，诺亚不过是迈阿密的一名酒店服务生，两人迅速闪电结婚，但这段婚姻只维持了十个半月。离婚后两人仍有往来，2002年，洛佩兹的酒店开张，还以1000美元周薪雇用诺亚管理酒店。前妻前夫哪儿有那么好相处？六个月后，她便无端将诺亚解雇。从此，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，他有了另一项职业，便是以披露珍妮弗·洛佩兹的秘闻为生，不断上电视大谈闺房秘事，更准备出书从头道来，渐渐成了她的心头大患，打官司是迟早的事。

情场上，没有人敢说一成不变，总难免，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。那些枕头边的絮语，肌肤



因为不幸，所以没顾忌。因为没有得到，所以无谓失去。拖别人下水，就是盈利。

相亲时候的种种情状，流水年华里的龃龉难堪，也就跟着一路转了下去。一个人的秘密变成两个人的、四个人的、八个人的。“六人定律”认为，地球上，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距离，也不过六个人，一个秘密传播到了四个人口里，和全地球人都知道，能有什么两样？

有首老歌叫《为你终身守口如瓶》，唱的是在分手后还为对方保持沉默，这是比海枯石烂更真诚的誓言，只是，希望对方完全不说，也不现实，如果其中一方具有传播的价值，守口如瓶就更加没有可能。所以，娱乐圈里，总是会出现一些靠消费前情前爱度日的男男女女。比如范植伟公开了自己和王心凌的亲密照之后，又公布王心凌的隐私：“我原本以为她17岁，第一次是给我，但不是的。其实我当时有一点失望，因为她才17岁耶，连我自己也有一点不相信。”此言一出，他立刻遭到网民和观众围剿，并被封为“新一代台湾贱男”。

但纵观这些“消费者”，

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事业不见起色，幸福没有着落，在生活的方方面面，都与另一方有了巨大落差，这种“消费”里，于是有了一种难以言传的恶意。看来，谈情说爱，最怕的不是当初的情人成为资本家、黑老大，而是当初的情人成了流氓无产者。因为不幸福，所以没顾忌。因为没有得到，所以无谓失去，拖别人下水，就是盈利。

就像珍妮弗·洛佩兹，她一向喜欢闪电婚姻，但众多前情之中，唯独诺亚有了出书计划，由此可见，他混得有多不好。而身在娱乐圈的王心凌，情史恐怕也并不简单，但放言无忌的，只有一个范植伟——当年的梁朝伟接班人，现在的三线小明星，只出现在台湾的小清新电影里。

难怪常有人对前情人说“你一定要比我幸福”。男女之间，绝口不提前情，是最可贵的品质，但对一个潦倒者来说，高贵品质是奢侈品，人的高尚程度与潦倒程度恰成反比，所以，这种祝福貌似祝福，却也包含了自我保护：你一定要比我幸福，至少和我一样幸福，从此才能相忘于江湖。

■韩松落

## 逼婚

我有一友，与男友同居多年，我友觉得年纪大了，再不结婚就说不过去了，男友则觉得就这样有什么不好，何必在乎那张纸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友发出了最后通牒：要么分手要么结婚，二选一——结果男友屈服了，此谓之为逼婚成功。

关于逼婚，英国作家毛姆写过一篇非常有名的关于逼婚的小说叫《梅宝》。故事说的是一个叫乔治的公务员，跟一位叫梅宝的女孩订婚了，说好他回到驻地缅甸安顿好之后就接梅宝结婚。但事情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，先是梅宝的父亲病逝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后来乔治又调到一个不适宜白种妇女居住的地区，蹉跎了七年之后，她才动身去缅甸与乔治会合。邮轮抵达那天，乔治一早在码头等未婚妻，越等他越胆怯：七年了，他连她的样子都记不清了，怎么能跟这样一个陌生女人结为夫妻呢？他写了一封信留到海关说他临时奉调远行，归期难定，劝梅宝早回英国，接着他就跳上了艘开往新加坡的船溜之。等他到了新加坡，那里早有了一封信等着他“非常理解，不要担心。爱你的梅宝”。

乔治吓傻了，一查，梅宝已经在来新加坡的邮轮上了，乔治于是又溜走，乔治一站又一站地逃，梅宝就一站又一站地追，最后乔治到了上海，没想到在英侨俱乐部的收发处她的电报又捷足先登了。乔治只好辗转到了成都，在当地的领事官邸过了好几个星期的平静日子。有一天，他的门外一片沸腾，门房打开，梅宝坐在一张木头扶手椅上由四个脚夫扛进门来，她信心十足地问官邸主人说你是领事么？“是的。”

“喔，好极了，我先去洗个澡，出来就嫁给他！”梅宝说。在毛姆的笔下，逼婚的女人顽强、自信，锲而不舍，而被逼的男人则软弱、逃避、举棋不定，有点夸张，但也多多少少反映了现实的影子，生活中最常见的逼婚是同居多年，女的觉得年纪大了，再不结婚就说不过去了，男人则觉得就这样有什么不好，何必在乎那张纸。一个想要，一个不想要，矛盾便由此而生，而女人通常会在这个时候发明一些常见的逼婚动作，最狠的那一招当然是在安全套上刺小洞，叫你奉子成婚，不得不结。

逼婚不代表一定不幸福，我有一友乘男朋友酒醉情蜜得意之际轻声问要不咱们结婚吧！男友顺口说好，第二天我友就办了嫁妆，不是你结婚么？男的醒后不好意思反悔，结了，现在过得蛮幸福。

逼婚只是有点姿势难看，在乎羽毛的女性不到最后关头一般不使这一招，像张宇的老婆说的“青春耗了一大半，原来只是陪他玩耍”多少还是有点不甘心，多少还是出于对对方的爱，也多少要面对女人青春较短这个残酷的现实。但主要责任基本在男方，如果男人不那么含糊，不那么犹豫，不那么无赖，不那么幼稚，这婚也就无从逼起。

被逼婚的男性通常都是小飞侠，他们爱玩，轻松，不愿沉重。女人逼婚没有问题，用什么办法逼婚也没问题，但关键是逼婚前要想清楚，你确定自己有照顾两个孩子的能力么？你确定你的爱如此伟大么？你确定你不会在将来抱怨自己嫁了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，他不负责任，不做家务……

你确定要跟一个永远长不大的男孩子PK到底么？

■黄佟佟



如果男人不那么含糊，不那么犹豫，不那么无赖，不那么幼稚，这婚也就无从逼起。

黄佟佟专栏



## 相敬如宾

活的，不是我一进门，你就端给我一杯泡好的热茶，也不是你把所有的衬衣和袜子都洗得干干净净，熨烫整齐了拿到床头，更不是你要我做点什么就一定要说那个请字，每当我为你做点什么，你都眼含感激地对我说谢谢，因为这会让我感觉你离我很远，还会让我感觉你很圣洁，圣洁得让我自愧不如，不敢靠近……

她听得滚滚泪下，再也顾不上所谓的贤惠所谓的端庄，扑上去，打他挠他，他却捉了她的手，笑了，说他想要的，就是这样，恼了会骂他，恨了会打他，这并非是他犯贱，而是，他想要鲜活的婚姻，还有一个生动的妻……

后来，他们合好了，周遭的朋友们失去了一对相敬如宾的婚姻楷模，因为他们也经常吵嘴闹别扭，可，他们的快乐却比以前多了。

她亦渐渐明了了一件事，

婚姻里的相敬如宾，其实一点也不美，它们就像花瓶里的假花，一点也不动人，守得久了，谁都会生了厌心，因为它美得僵硬枯燥而一成不变；而花园里的花，虽然会枯败会遭遇虫害等等的际遇，可它们因为有鲜活生命的博弈精神而生动……

对偶然造访客人的礼遇，不过是浮在表面上的客套；夫妻不是偶然路过彼此生命的宾客，本是世间最亲昵无隙的亲人，是相互圆满彼此人生的另一半生命体，要相互携手应对人生的风风雨雨，大可不必像对待宾客那样恭敬。因为，那意味着距离和疏离。否则，查尔斯就不会抛下众人口中皆是淑女典范的美人儿黛安娜，弃在公众面前和黛安娜相敬如宾的假壳套子夫妻形象于不顾，却在深夜里悄悄煲的那锅爱情电话粥里，扔掉累人的王子之尊，很是情色地告诉卡米拉，他愿意死在她的裤裆里。

■连谏

鲜活生命的博弈精神而生动。

花园里的花，虽然会枯败会遭遇虫害等等的际遇，可它们因为有

她待他是相敬如宾的好，有目共睹。无论是在街上遇了相熟的人，还是朋友间的谈论里，他们的婚姻，无疑是周遭那些磕磕绊绊地行进着的婚姻中最好的一份。

虽然他说不上这婚姻暗里不好，却倦得要命，思量再三，跟她提出了分手。她不明白，在这世上，还会有哪个女人能把妻子的角色做得比她更好？更不明白，自己兢兢业业地恭敬着他爱着他，到头来却被他厌到要一走了之。

她哭过也在深夜里反省过，自己到底错在哪里？给不了自己答案，她就去问朋友。朋友给她的答案是瞠目结舌的惊诧，因为，他们眼中那对相敬如宾的婚姻楷模，在琐碎的生活中，像一堵被风雨侵蚀得羸弱不堪的老墙一样，轰然倒下了。

她忍了又忍，终于问了她的为什么。他愧疚而又决绝地看着她：我想要的婚姻生活是鲜

连载



《纸婚2：求子记》 叶莹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“老公，咱们生孩子吧！”

二十八岁这年，顾小影突然想要个孩子了。这时，她那本来任职于省委办公厅秘书处的丈夫管桐，已经在距省城四百公里外的蒲荫县挂职了一年多的副县长。当初走的时候说这个挂职期限也不过就是两年，两年后有人会被留在当地继续提拔，有人会平调回原单位……可是，看看管桐那副敬业的劲头，期满之后，他真的会回来吗？

其实，就在不久前，顾小影还坚定地认为二十八岁是个很年轻的年纪：在大城市里，二十八岁还不结婚

的女人比比皆是。可是农村的公公婆婆天天打电话给她洗脑也就罢了，偏偏她那受过高等教育的爸妈如今也行动起来……从“女人年龄大了生孩子不好”之类的生理卫生知识，到“等你年龄大了带孩子会比较辛苦”之类的家政服务常识！

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她顾小影最怕听到的一句话是：还不打算要孩子吗？年龄也不小啦！想到这里，顾小影就很郁闷。晚上接到管桐电话的时候，顾小影就问：“老公，咱们生孩子吧！”

“什么？”管桐好像没听清似的又问一遍顾小影，“你说什么？”“老公，

我觉得我现在特别想要个孩子。”顾小影满脸幻想的陶醉。“可是，你一个人在那边，我还有接近一年才能挂职结束。”管桐觉得真为难，电话那边，顾小影沉默了。

周末的时候管桐终于回家了。两人恩爱一番，顾小影美滋滋地搂住管桐的胳膊，“下周五请个假，回来咱们一起去做孕前检查好不好？”

“孕前检查？干什么的？”管桐很好奇。“就是查血、查抗体，女性查查生殖系统，男性查查精液什么的……”“我不查，我年年体检，挺好的。”管桐很不屑——在此之前他的世界里没有生孩子这个概念，所以也不知道

“孕前检查”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甚至在他的潜意识里，医院里的男科检查都是有生育障碍的人才会去的地方，而那种事也太挫伤男性尊严了！

后面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——半夜十二点吵架，直吵得天苍野茫茫的。到最后，管桐很不耐烦：“我不去，我什么毛病都没有，去那里干什么？”顾小影气得胸脯一鼓一鼓的：“农民！没文化的人才不做检查！”“我本来就是农民子弟。”管桐不再理顾小影。顾小影转过身狠狠踹管桐两脚。管桐不做反应，顾小影重重躺下，也不说话了。第一次关于“孕前检查”的争执到此结束——无果。 (1)